

表现理想和信仰的 艺术作品永不过时

——评歌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陈先义

对一部红色题材的再度创作，要能打动观众，关键是要能抓住作品的“魂”，什么是《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作品的魂，那就是理想和信仰这样一个永恒的思想主题。《永不消逝的电波》之所以能成为表现红色历史的经典题材，关键是作品以精彩的情节故事由衷地赞颂了那个特殊年代一代共产党人的忠诚精神。该剧描述的是我上海地下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与敌人展开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再现的是我党情报人员坚贞不屈的理想信念、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气以及丰富博大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对李侠、何兰芬、白桦、孙明仁等一批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的塑造，使其成为社会大众的精神偶像。作品对一代先贤追求理想、舍生取义的高尚情怀的赞颂，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雄精神的讴歌，不断净化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作品之所以今天依然受到观众的喜爱，不仅因为剧作家以精美的艺术构思翻新了一个为人熟知的红色经典，更主要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它顺应了社会大众对精神回归的呼唤。毋庸讳言，改革开放30余年，当我们的经济已经接近世界强势阵容时，当日渐富足的中国人沐浴着和平时代的幸福阳光时，我们突然发觉，支撑我们民族气节的理想信仰和红色精神似乎在渐渐被淡化。曾几何时，有人把躲避崇高当作无尚荣耀，有人把看破红尘当作深沉时尚，也有人把一代先贤的视死如归当作傻呆愚钝，当对理想信仰的另类解读撼动人们一贯坚守的道德理念时，对信仰和理想的回归便成为全社会的呼唤。应该说，作为歌剧版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正反映了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心灵渴望。所以说它确实是一部应时之作。

称它为应时之作，决不意味着是对这个题材用歌剧形式的简单模拟和演绎，而是用全新形式的一种再创作。

作品的故事早为观众所熟悉。以歌剧形式推出，就是要用歌剧特有的形式对故事重新结构，使其更符合歌剧的审美需求。应该说，歌剧版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在结构上是十分讲究且很精巧的，作品紧紧围绕李侠与日伪军的斗争、李侠与何兰芬的情感等中心故事展开，把险象环生的情节有机地勾连成一个艺术的整体，营造出一幅幅冲突激烈的戏剧场面，淋漓尽致地渲染出电波下的殊死搏斗与爱恨情仇，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成立而英勇战斗的壮举。

其次就是音乐，人们欣赏歌剧，除了动人的情节之外，重要的是它的优美音乐。《永不消逝的电波》特别重视音乐的创作，作品以上海、江苏地区的戏曲、曲艺、民歌为主要素材，融入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于上海地区的许多音乐元素，既优美动听，又形式丰富。唱法上也是民族、美声、通俗兼容，不同唱法都统一在整个剧情和音乐发展的脉络之中。歌词也同样是值得称道的，主要人物的大段唱词写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不少抒情唱段可独立成章，推动剧情发展的戏剧性唱段也很精彩，成为整部作品最感人的元素所在。

优秀的文艺作品，从来都是思想和艺术的完美融合，缺乏思想的艺术即使再美，也不可能成为传世之作，而缺乏优美艺术的作品，又往往成为空泛的口号，应该说，《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思想与艺术的结合上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点。它不仅



让观众欣赏了艺术的美，更重要的是，它引发观众对理想信仰问题的深层思考。它让观众看到思想、理想、信仰永远都具有无穷的力量。

看完作品之后，人们会明白和理解，为什么李侠等革命先贤能够面对敌人的刺刀做到面不改色，为什么90年前一批薪新者像雄鹰一样飞到欧洲去倾听大革命的余音流淌，为什么一批热血青年会抛弃殷实富裕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李侠、何兰芬等那样的热血青年能不惧生死深入到敌人虎穴？这就是理想的力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当我们今天用艺术的形式来再现这段历史时，之所以依然会有如此热烈的回响，正说明了理想和信仰的话题对文艺创作来说永远不会过时。我想，这就是歌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愿艺术舞台多一些这样有思想力度的上乘之作。



军旅话剧的艺术选择

□谷海慧

从历史上看，当代军旅话剧的传统有“歌颂先进”与“发现问题”两个类型。革命历史题材的剧作如《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大多致力于“歌颂先进”，激荡着英雄主义情怀。而取材和平军营生活的作品如《霓虹灯下的哨兵》则着眼于“发现问题”，通过解决问题完成思想净化任务。在对这两类“传统”的继承上，后来的军旅话剧多选择了“歌颂先进”。

自上世纪末期以来，“问题意识”使军旅话剧的视域变得开阔。无论复述革命历史还是表现当下军人生活，近年那些立足日常生活片段、富于“问题意识”的剧作都因取材的独特、视角的新颖而令人耳目一新。

创作于世纪之交和新世纪以来的《爱的牺牲》《我在天堂等你》《马蹄声碎》和《毛泽东在西柏坡的遐想》等剧作，在材料选择、叙事视角、艺术风格上，打破了神圣话语系统，进行了弱化宏大叙事、多向性理解“歌颂”型作品的尝试。这几部剧作或深入“问题人物”的精神世界，或纵横于复调结构间，或通过微观叙事复现大历史。

绍武、会林合作的《爱的牺牲》来源于我军历史上一则“污点新闻”。抗战时期，战功赫赫的我军某师旅长努力挽留恋人无果，遂举枪射杀恋人，而后受到法律、党纪、军纪的制裁，被判死刑。将这样一则“污点新闻”作为选材，在军旅话剧创作中尚属首例。选择讲述这种超越常规的故事，显示出剧作家的用心良苦，拓展了军旅话剧的表现领域。《马蹄声碎》描述的是红军战

士追赶大部队的艰难过程，塑造了一组英雄群像。剧作虽聚焦于英雄主义的宏大主题，却未刻意去“提纯”英雄形象，而是在偶然性中发掘主人公参加革命及成为英雄的心理逻辑。《毛泽东在西柏坡的遐想》明确给自己贴上了“政论剧”的标签。但剧作的重心不在于塑造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而倾向于表现一个智者的聪颖和诗人的情怀。正因如此，这个“政论剧”并无板起面孔的政治宣讲或唇枪舌剑，而是一副亲切、随和的家常表情。以上剧作突破了人们对革命历史剧的惯常期待，让人们看到：原来，革命历史的讲述方式有多种可能，军旅话剧的审美趣味也能丰富多样。

在重述革命历史的剧作寻找新视角的同时，观照军人当下生活的剧作也展现出新的活力。《爱你不容易》《独生子当兵》《独生女——让你任性》《这是最后的斗争》等剧作格外关注军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关注他们作为“人”的普遍意义的苦恼。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个性与纪律的冲突、金钱对操守的考验，新世纪现实主义题材军旅话剧通过这些与人的情感需要、自我意识、世俗欲望相关的话题，从不同角度审视当下社会病灶，以及这些病灶对军人生活的影响。在同类作品中，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问题意识”。

《爱你不容易》从军营走入军人家庭，呈现的是特级飞行员汪月琴所遭遇的女儿爱上有妇之夫、丈夫有了婚外恋情的家庭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普通人面临人生困境时的饮泣。《独生子当兵》与《独生

女——让你任性》关注的是当下军营的新生力量——“80后”这个特殊群体。他们如何适应社会、克服弱点、获得锻炼、顺利成长为合格的军人，是剧作家的忧虑，也暗含了剧作家的期待。《这是最后的斗争》选取一个离休老军人家庭除夕团圆的时刻，表现了不同社会身份和价值观念的子孙们在亲情、利益、法律、道德的岔路上面临的选择与斗争。这个大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这部涉及到权钱交易、社会分层等敏感话题的“批判现实主义”话剧，可以被看做是上个世纪末姚远、蒋晓晓、邓海南合作的《“厄尔尼诺”报告》的回声。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在与时俱进的文艺创作中，面对如何保持革命军人本色这样严肃的命题，姚远、王俭、王宝社、孟冰等剧作家虽然选择了军旅话剧一贯尊崇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却一改其以往正襟危坐、难免说教的正剧面貌，而普遍采用轻喜剧艺术表现方法，以重话轻说的方式去引起人们在笑声中的反思。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因重大主题和宏大叙事的需要，当代军旅话剧大多缺乏喜剧精神，更难得与喜剧结缘。应该说，1999年《“厄尔尼诺”报告》的出现改变了军旅话剧缺乏喜剧精神的状况，这一创作形式不但广泛流行于现实生活题材，而且还延展到革命历史题材剧作的创作中。

在当代军旅剧作家中，王宝社对喜剧形式无疑最为青睐。他的《独生子当兵》和后来的《独生女——让你任性》等剧作，运用误会法，借助特定的舞台道具、滑稽的肢体语言等，尝试从人物性格逻辑、故事情境中让观众发出会心的笑声。它们的出现看惯了正剧形式的军旅话剧的人们耳目一新，显示了军旅话剧喜剧精神的生长。而《爱你不容易》《这是最后的斗争》等作品显然也加大了喜剧元素的比例，比以往更注重喜剧手法的运用，同样张扬了喜剧精神、亲近了民间生趣。《爱你不容易》采用了喜剧小品样式中最便于操作的“三人二元”模式——三个人物，二元对立关系。这种设计不仅具有人物关系简单、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集中等好处，而且便于营造喜剧氛围，便于处理那些易于产生喜剧效果的误会、争执和解，符合民间审美习惯。《这是最后的斗争》胜出其他剧作之处在于通过大量喜剧场面和幽默对白，减轻了重大社会主题带给观众的欣赏压力。剧作台词既诙谐幽默又绵里藏针，既表达了剧作家与时俱进精神中的现实忧患，又起到了剧场润滑效果。

在某种意义上，喜剧手法就是一种艺术“润滑”。它既是对讽谏主题的“润滑”，也是对受众接受的“润滑”。表现当下军旅生活的剧作恰切地运用了这种“润滑”手段，客观上对革命历史题材剧作的创作产生了有益影响。《马蹄声碎》里女兵们的相互逗笑、耳背的田寡妇传错口令的笑话，《毛泽东在西柏坡的遐想》中对从西柏坡进北京“进京赶考”的比拟等，都为剧作增添了活泼风格与幽默生趣，显示了剧作家处理严肃问题时的举重若轻能力和亲民姿态。

正视军人作为“人”的平凡性和自身的弱点，不回避问题，尊重观众的审美需要，是近年来军旅话剧的有益探索。正因如此，军旅话剧才做到了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性、教育性主题内化于生活细节与心灵活动中，成就了视野上的开放与形式上的拓展。也正是如此，新世纪军旅话剧的优秀之作才彰显了价值意义、情感意义上的“主旋律”魅力。

第26届金鹰奖作品奖评选活动 男女演员等单项奖将展开角逐

倍受电视观众瞩目的中国电视金鹰奖电视剧、电视文艺节目、电视纪录片、电视动画片和电视形象片(含公益广告)等五类作品奖的评选活动日前结束。经过电视观众、中国视协会员40天的网上投票和专家评审委员会的推荐，五类作品奖已全部产生。根据评选章程，评选委员会同时推荐出电视剧男女演员、电视剧、电视文艺节目和电视纪录片单项奖的候选名单，进入单项奖的角逐。

从7月25日起至8月15日，电视观众和中国视协会员可以登陆新浪网和搜狐网第2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投票专区，为各自喜爱的男女演员投票。电视观众和中国视协会员票选结果，将与电视剧专家

来自中国台湾的果陀剧场话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8月3日至6日将登陆国家大剧院。该剧改编自美国经典畅销小说《相约星期二》，由台湾导演杨世彰亲自改编剧本并执导，台湾表演艺术家金士杰与金牌主持人卜学亮联袂演绎。剧作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原小说作者米奇·爱尔邦与莫利教授共同经历的一段生命历程。米奇在毕业16年后与老师第一次重逢，那是一个星期二，他在电视上得知曾经的老师罹患绝症，便去探望，故事由此展开。全剧最震撼心灵的叩问——“你和你的心灵能够和平相处吗”强烈地撞击着当代人的心灵。该剧在去年2月首演时轰动台湾，不断刷新加演记录，成为台湾话剧首版演出场次最多的作品。谈到创作初衷，杨世彰说：“我看过的戏剧在1000部以上，很少会流泪，但是第一次在美国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我流泪了。这部戏可爱的地方在于，观众一路在笑，最后却流下眼泪。它并不煽情却触动真情。”（徐健）

《聪明小空空》闪耀暑期档

电视剧《聪明小空空》是央视八套的定制剧，立项之初就锁定暑期档、惩恶扬善的主题思想，承载着民族文化的民间故事丰富多彩，《聪明小空空》于7月29日在央视八套黄金档推出。该剧取材民间故事，接地气十足。多元化的故事，融进社会大生活：大户人家不为人知的秘密，小老百姓挣小钱过小日子，穷酸书生的坎坷求学历，政府官员的为官之道……全方位还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剧12个故事，12种风格。有悬疑亦有推理，有爱情亦有亲情，语言幽默、表情诙谐、笑料不断。该剧云集了鲍国安、巩汉林、郑则仕、潘长江、潘虹、陈浩民、雷恪生、午马、丛珊、马精武、孙颖歆等20余位明星，更有新锐小演员活现其中。制片方和导演都晓均表示，只要观众喜欢看，可以每年都拍一部暑期档《聪明小空空》，使它成为观众耳熟能详的优秀剧目，着力打造《聪明小空空》暑期档系列品牌。（央讯）



发掘聂耳音乐创作的当代价值

——纪念聂耳诞辰80周年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 徐健

充分反映了社会底层大众的生活状况和他们对黑暗社会的呐喊，他是我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把自己的创作热情完全倾注在创作反映社会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方面的音乐家。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孙洪斌认为，聂耳歌曲创作的时代性，要求音乐家应当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时代发展的敏锐性，深入群众生活，反映群众愿望。音乐家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深刻了解普通群众的生活工作状况、内心意愿，才能了解群众对于歌曲的理解和期望。只有与群众密切交流，音乐家才能创作出真正反映群众生产生活及思想状况、并为群众喜爱传唱的作品。

其次是深厚的民族性。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序认为，民族民间音乐对聂耳来说，不仅仅是创作素材或原材料层面的东西，他对深入探索民族民间音乐及其文化传统，都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今天的条件与聂耳所处的时代虽大不相同，但聂耳树立起的榜样，仍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如何通过感性接触，通过实践体验来培养对民族文化艺术的感情，仍是我们今天更好地保护、传承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需要予以重视的问题。

最后是扎根本土原创音乐。原创能力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音乐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当今的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们的音乐创作也面临着娱乐文化、消费文化的冲击。作曲家刘晓耕认为，本土原创音乐不可偏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原创之路，实现原生态多元文化与世界性多元文化相融、民族特色与时代潮流相融、本土化与国际化相融，这是我们未来的创作方向。对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对听众的审美新需求，音乐作品要获得永恒的生命，就必须以应变变，不能再拘守过去的作品模式和理论窠臼，更不能漠视当今世界新的音乐潮流和大众对音乐的审美需求。

评选委员会率先完成的投票结果整合，产生此届中国鹰奖男女演员奖的最终获奖者。届时，中国视协会员也将在网上开始新一轮投票，评选电视剧、电视文艺节目和电视纪录片各专业单项奖。会员投票结果与先期进行的专家评审结果综合，最终决定各单项奖得主。与此同时，此届中国鹰奖优秀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评选也将在网上进行观众投票。

8月下旬，第2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作品奖和单项奖获奖名单将由中国视协向社会公布。电视剧男女演员奖和主持人奖获得者，将在9月举行的第九届中国电视金鹰节期间予以公布。

（艺文）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不煽情却触动真情



为献礼中韩建交20周年，由中国文联、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韩志愿者协会、中国中央机关书家法家协会、韩国书艺家协会等共同主办的“墨韵华风”中韩书画篆刻名家联展暨新书《我们在韩国》《我们在韩国》新闻发布会近日在京举行。此次“墨韵华风”艺术节的举办是为了中韩两国在文学艺术方面进行更多更深层次地交流，中韩两国的书法家、画家、篆刻家的最新作品将于今年8月在韩国展出。同时组委会拟定于10月4日在韩国首尔举办“中韩文化节”之“墨韵华风”中韩书法美术名家联展和大奖赛，并自7月起同时面向中韩两国公开征稿。

为了让数十万想赴中韩两国留学的学生们对彼此有一个充分、深刻、全新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在韩国》和《我们在韩国》姊妹书出版编委会曾在中国、韩国两国出版各大新闻媒介启动了征集活动，截至2010年12月，编委会共收到中韩两国作者稿件3082篇。在此次发布会上，驻韩国大使馆法务官卢正焕参赞为《我们在韩国》《我们在韩国》新书征集活动中的获奖代表颁发了奖品。（上官云）